

山东革命文化史料丛书

难忘的历程

(国统区篇)

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
国统区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协作组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东革命文化史料丛书

难忘的历程

(国统区篇)

山东省文化厅革命史办公室
国统区革命史料协作组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1年12月

鲁新登字第3号

山东革命文化史料丛书

难忘的历程（国统区篇）

山东革命文化史料丛书编委会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安丘县印刷厂

850×1168毫米32开本47,125印张12插页1164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7—5329—0806—2

1.726 全四册定价22.00元

難
忘

的
力
程

張
海



山东革命文化史料丛书
难忘的历程
(国统区篇)

编 委 会 名 单

主 编	王震东	丛 隅	管允其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述祯	于清泉	王 昆
	王建国	王春海	王素英
	王震东	史庆沪	申宝柱
	成希孟	吕夫民	李广亭
	张 矢	张家训	陈庆让
	杨廷朴	杨金礼	杨树范
	范伟宽	郭文铎	阎桂芳
	高维新	盛延元	黑廷瑞
	戴传林		
责任编委	马述祯	王 昆	成希孟

序

于占德

在文化部的统一部署下，经过全省文化主管部门和许多同志历时二年的艰苦努力，山东革命文化史料丛书——《难忘的历程》出版了。全书共分冀鲁豫边区（山东部分）、渤海、胶东、鲁中南及“国统区”5个专辑，每辑包括文献、回忆录、大事记、人物传记、重大活动或事件等部分。这套丛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记述了自“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山东地区革命文化活动的实绩，再现了当年战斗在齐鲁大地上的文化战士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跟着中国共产党，为创造人民共和国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我们把这部《难忘的历程》献给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纪念日，献给为壮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同志和朋友们。

这的确是一个难忘的历程。它离开我们越久远，就越值得我们怀念。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是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而且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正是这场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复兴并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富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山东人民在这场革命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必说以广义文化的视角观察，它的一切创造都是珍贵的遗产，即从狭义文化的含义上说，那个年代所留下来的经验和成果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也是非常值得珍视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即武器的批判，而武器的批判不能也没有代替批判的武器。革命靠的是文武

两支大军。文化战线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是革命的准备和推动力，理所当然地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仅从这套丛书所记述的山东地方的情况看，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对文化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文化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文化活动的组织和领导，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等等，无不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及时的安排。在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物质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步，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应当说，在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革命文化工作者同样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革命的旗帜下，山东地区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为了唤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觉悟，为了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些同志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文化工作者的先驱和楷模。他们的作品能够陶冶和鼓舞人们，是因为他们首先受到革命的陶冶和鼓舞。他们的作品是从血管里流出来的血，浇灌了革命的花朵；是烛照历史前途的灯火，指引一代青年投身于革命的征程。他们为人民而创作而利用，而不是为个人而创作而利用。他们的作品表达的是人民的愿望、历史的要求，而不是个人私欲的泄泄，更不是什么“潜意识”、“下意识”的外射。他们懂得内容和形式、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努力把先进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在人民群众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有些已载入史册，流布久远。认真学习革命战争年代的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的经验，对于提高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自觉地同新时期人民群众相结合，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空前伟大的社会变革。思往事，知来者。一个民族越是要走向现代化，就越是要保持和弘扬其优秀传统；越是要走向未来，就越是要回顾以

往：越是要创新，就越是要继承。民主革命年代所奠定的文化理论和进行的文化实践，是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先河，是有决定意义和影响的第一步。把当时的史料征集起来，加以整理和研究，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以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必需。编写这套丛书的根本意义就在这里。因此，我们高度评价为保存、搜集、整理和编纂这批史料付出巨大劳动的同志们的工作，感谢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宝库增加了一份珍藏。

山东的革命文化史料浩如烟海，搜集整理任务十分繁重，我们希望更多的有志于此者参与这项工作。

1991年10月1日

目 录

序 于占德 (1)

历史文献

中国著作家文艺家自由联合对济南惨案的三个宣言	(1)
邓恩铭关于在青岛设立书社问题致刘仁静的信	(14)
山东工作计划	(15)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教育宣传工作的计划	(17)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关于目前宣传工作的通知	(23)
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案草案(山东)	(24)
中共山东省委通知第一号——省委党报通讯员条例	(28)
山东省委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摘要)	(30)
团济南地委关于青工工作的报告	(32)
团青岛地委关于宣传工作情况的报告	(34)

文化活动

30年代作家在山东	江 风 (37)
30年代济南文坛初探	任 远 (42)
满腔热血 抗日救亡	
——记30年代济师读书会和救国会	丁 涛 (49)
济南话剧史实闻见追记	徐北文 (54)
建国前两次在山大的回忆	徐中玉 (68)
青年人杂志社和《青年人》半月刊	曲 琦 侯健民 宋 音 赵劭坚 王文彬 石 垚 (79)

曲阜二师的革命文化活动概况	张家训整理(102)
《子见南子》案始末	高文洁(112)
山东大学进步社团概况	张 矢(121)
青岛“左联”小组记实	戴传林(130)
群星话剧团始末	乔成忠(135)
济宁学生抗敌后援会的文化宣传活动	张继刚(143)
“五四”运动时济南学生戏剧活动一页	
.....	张彬如口述 庞德治整理(148)
在敌占区青岛建起的文化阵地	王文起(151)
曲阜二师音乐活动史况	张建国 孔祥印(159)
省立七中学生的革命宣传活动	张家训(161)
《避暑录话》记实	戴传林(166)
记全国木刻展览在青岛	张 矢(170)
建国前青岛进步戏剧活动简述	徐家骏(175)
建国前青岛的进步电影活动	戴传林 张 矢(179)
琴岛的一棵松树	
— 记青岛文艺社及其文艺活动	时桂山 晨 阳(184)
荒岛书店调查记	吉 军 徐家骏 戴传林(执笔)(199)
海光文艺社	鲁 勇(205)
《琴岛画会》始末	王 钦 张 矢(207)
青岛“海鸥剧社”	<u>王 林</u> (211)
忆青年文艺研究会	鲁 海(215)
“五卅”运动中青岛的话剧演出	鲁 军(218)
忆“青岛市立男、女中歌咏团”	王爱瑜(220)
“都来唱”合唱团	陆 南(224)
我与鹏程剧社	孙钫口述 萧鹤声 孙衍升整理(226)
青岛师范同学会	张 矢(229)
日伪时期青岛校园文学社团拾零	王文彬(231)

济南——我从事戏剧工作的摇篮	周 正(235)
日照最早的抗日文艺组织——血花剧团	丁春原(237)
台儿庄大战期间的革命文艺宣传	吕夫民(240)
30年代枣庄地区的校园文化宣传	吕夫民(249)
滋阳四乡师党组织开展的抗战文艺活动	张丰瑞(259)
射向敌人心窝的一束利箭	
——《柔锋》简介	郭山文(262)

名人记事

革命胸襟 浩然正气

——王尽美在山东的革命文化活动	丁 涛(272)
邓恩铭与山东青年图书馆	时桂山(282)
文艺老战士 党的好朋友	

——记王统照	鲁 海(287)
老舍与济南	张洪声(294)
30年代老舍在山东的文学创作	戴传林(303)
重访老舍在“齐大”的旧居	胡絜青(312)
闻一多在青岛	戴传林(316)
胡也频在济南的革命文学活动	丁 玲(320)
缅怀胡也频老师	冯毅之(323)
萧红、萧军在青岛的创作活动	鲁 海(332)
燕遇明和《寒流》半月刊	史伦业(336)
舒群与《没有祖国的孩子》	时桂山(340)
李广田在济南的文学活动片断	张洪声(343)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青岛	戴传林(346)
于黑丁在国统区的文学生涯	戴传林(354)
诗人王亚平在青岛	戴传林(360)

臧克家在山东的早期诗歌创作	戴传林(364)
左联创始人之一——孟超	王宗芳(368)
开拓青岛文坛的一位青年人 杜宇	戴传林(370)
周世超与灯塔文艺社	齐山 周法廉(373)
岛城漫画家郭士奇	吉军(376)
黑夜中的火花	
——工人诗人沈旭在青岛	时桂山(380)
蔡天心的革命文艺活动	鲁军(384)
洪深在青岛	鲁海(386)
青年时期的崔嵬	鲁海(389)
长夜难明赤县天 上下求索革命路	
——记王云阶解放前在山东的音乐活动	杨树基(393)
伊文思与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吕传诚(399)

要事简编

要事简编	清 泉辑录(401)
言记	(425)

中国著作家文艺家自由联合 对济南惨案的三个宣言

一、著作家文艺家自由联 合对济南惨案宣言

我们中国数十年来，受尽了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走狗军阀的双重压迫，水深火热，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除了含辛忍痛，不顾一切地起来革命外，再没有其他走得通的出路。所以，孙中山先生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登高一呼，群起响应。广州义旗一举，不数月就飞扬到大江南北。我们国民，满以为而今而后，中国的军阀可除，帝国主义的铁蹄可绝迹于亚东大陆。霹雳一声，不料昔日孙军阀治下所演的“五卅”惨案，竟变本加厉地复演于党军所至的山东，而成这“五三”惨案！更不料秉承总理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而继续努力的国民政府，竟也对此一筹莫展，而一味镇静，我们痛心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横暴，痛心于外交当局的懦弱无能，更痛心于我们自己命运的日陷穷蹙，不得不对这惨案发一个郑重的宣言。

这一次的惨案，从帝国主义的面貌上讲来，是毫无足怪。侵略，残杀，是帝国主义的生命。它因为要发展，不得不侵略工业落后的弱小民族；它因为要维护它侵略的强权，不得不出之以残杀。英日两帝国主义，素以我们中国为它们的肥肉，英占华南，日占华北。从汉口南浔等英国租界被我国收回后，英帝国主义就岌岌自危，始而大军压沪，继而中英亲善，强欺软骗，它的在华地位，大致可说已经奠定。党军北伐，势及河北，日本帝国主义

豢养十数年的驯良走狗张作霖，眼见得不堪再用，以辽东、山东两半岛做蟹钳来侵略我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自然要拼其死力来握住它在华的固有势力，否则它的生命就危在旦夕。加以它现在的田中内阁完全是财阀、军阀的混合物，日本民众攻击得不遗余力。前几天的大选结果，日本劳动党的势力高涨不少。山雨欲来风满楼，田中内阁大有飘摇之势。它——田中内阁——一方面为保全自己的地位计，要转移国人的视线，使一切攻击都从它的身上移向到别一事物上去，让它自己再可以苟延几天；一方面为效忠老板——军阀财阀——计，要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他手内不但不损伤丝毫，而且有某程度的伸张。这出兵山东，造成济南惨案，要算是唯一的良策。所以，这“五三”惨案，客观上的原因是老早就在那里，现在我们是无须去追究而且也是不必追究的。

唯“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如这惨案发生于军阀治下，我们也就无骇异，我们早就预备着军阀的不可靠。今竟发生于我们唯一属望其完成国民革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双重压迫之下把我们拯救出来的国民党治下，发生于这吊民伐罪的国民革命军门前，我们实不能不感到万分的悲痛！

回想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时，英帝国主义曾那样的威吓，那样的胁逼，终竟慑于孙中山先生不屈不挠的精神而垂尾而去；革命军势力达长江时，英帝国主义也曾慑于中国民众革命气势的雄厚，含苦忍痛地把已经吞在喉头的汉口和南浔的租界吐还我们中国；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也曾在五四运动时慑于中国之民气不可侮而把千辛万苦攫夺得来的青岛捧还给我们。何以到了今天，国民革命就只剩下那东北一隅，革命武力已由七军而增厚到四十余军的今天，日帝国主义忽然竟又悍然出兵山东要强占早已交还的山东特殊势力圈？！推原祸始，我们不得不痛惜当局放弃民众的失算。

帝国主义和军阀只有站在民众的利益上用民众的势力才能把

它们打倒、军事发展在它们眼里不啻一张秋叶那么微薄。“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是孙中山先生积了四十年之经验才得到的一个革命原则。当局停止了民众运动，妄想用军事势力去完成它的国民革命，不啻抛弃了革命的立场。因为党的基础在民众，要巩固它的基础，所以要清共。而把民众运动加一番整顿，自然是理所当然。但要因而停下来，且竟停了一年有余，而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军事的发展上，谁还能找到丝毫的革命兴味？！说不要民众，当局当然没有那么的存心，然迹其行事，谁又能说当局是要民众的？！现在我们只看见许多腐化分子一个个在钻入党内，而革命民众反一天天在消沉下去，说民众幼稚，就是说国民革命还不够发生，就是抛弃自己革命的立场。

帝国主义就看出了革命军的这一个弱点，所以赶快抓住机缘而施行它从前对付军阀的手段来对付革命军。于是英帝国主义就在南方进攻；而日帝国主义就在北方给北伐军以这一个下马威。

最痛心的是当局至此还不觉悟。惨案发生以后，还不赶快恢复民众运动，却在一方面制止民众，大肆疾呼叫镇静，镇静，一方面顺从福田师团长的意旨而唯命是听，一方面希望英帝国主义的政府出来调停，帝国主义联合办公处的国际联盟来主张公道。民众在蒙受这样奇耻大辱的时候还不可起来，试问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起来？在遇着这样蛮横凶恶的暴徒时，还不要民众来做外交的后盾，试问要到什么时候才要民众？戊辰社十二日南京电：“中央对于‘五三’之宣传大纲已拟就，内容绝对秘密，禁止登载报纸，闻共七条”，——如果这是事实。那末，宣传大纲也要对民众秘密起来，真不知当局眼里的民众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孙中山先生要唤起民众，现在当局却要遮掩民众的耳目；孙中山先生唯恐民众不起来，现在当局却唯恐民众要起来！

日本军对我提出的要求，报纸虽已看到政府曾有否认接受的电文，但事实上胶济铁路近旁二十华里以内革命军已完全撤退；

“为缓和外交事件计”也已“下令免贺耀祖本兼各职”——见申报北伐记十之第一节；黄郛有日辞电中也有“去职既系应前线意旨之求，再来又何能收内外相维之效”的句子；济南十五日东方电又有“蒋介石致电福田师团长声请约期会见，福田司令官尚未答复”的通信——处处在暴露当局的胆怯心虚，仓皇失措的形景。三令五申的通告上虽在说我们的退让是为的要避去日人的挑衅，专力去打翻军阀余孽，以完成国民革命；然何思源代主任不已在十六日军委政训部全体临时会议上报告：“在未出发以前，本部所有标语、宣言、小册子等都不提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到了徐州，又通令各级政训部，一切宣传品均须由总部检查，关于涉及日本文字一概留存未发，克复兖州时，不仅本部通令禁止作反日之宣传，蒋总司令亦再三通令保护侨民，在兖州又有敬电训令各军政训部‘切实保护外侨’勿使冲突，一切宣传品有丧中日邦交者，一概不准发贴，并随地表示和平。所以到了济南，共有十几军政训部，张贴的标语，没有一张涉及过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党部方面贴了数张，亦被我们用大标语盖贴了去，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偏偏要无端的向我挑衅。”这些话吗？在惨案未发生以前，我们这样小心翼翼，对日本真可以说屁也不敢放一个的了。而日本还无端挑衅，在日本已冒了大不韪造成惨过“五卅”的屠杀之后难道他还肯因我们表示退让而缓和下来的吗？我们北伐，并不去打倒一个张作霖，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间接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话对的吗？不对，就用不着北伐。对，北伐这件事就是给日人挑衅的借端。日帝国主义不是痴子，会因你口头不说而事实上在打它竟让你平平稳稳打过去！要它缓和，除非你让步到把打倒军阀换成打倒张作霖而完全取消了间接打倒日帝国主义的含义。我们只看见以前广州政府用民众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封锁港口，长年罢工，曾使帝国主义发抖哀哀；我们只看见以前武汉政府用民众与帝国主义肉搏，冲入租界，不

承认它在汉口曾有什么特殊地位，曾使帝国主义前踞后恭，柔顺地交还租界；我们不曾看见逊清那样对洋大人恭顺退让，曾替我们争回一丝权利、一毫人格。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统一中国？为的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怎样才能统一中国？就用打倒帝国主义去统一。要用对帝国主义退让的方法去统一中国，比骆驼穿针还要难。不信，请看殷鉴不远的吴佩孚！

致电美国总统，致电国际联盟，我们认为是最丢脸的了。我们不是不要外人的同情，和外人的帮忙。外人的同情和帮忙，要用民众的热血去蒸出来，一纸电文是讨不出来的，徒显乞怜的丑态而已。华会的叫日帝国主义吐出青岛，日帝国主义居然听华会吩咐，不是什么公道正义的力量，是“五四”运动中痛打曹、章、陆的拳头打在他们的背脊上打出来的。常言道，“天助自助的人”，自己袖着手，对着强盗一退二退地做好人，却希望人家来替你做难人，赶强盗，真叫做“痴汉想吃自己落到嘴里来的天鹅肉”！况且，现在国际是什么样一种情形，难道当局还茫无所知吗？请看：

国际联盟是什么？它还不是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者的拓殖公司而以英法日三国为老板的吗？它能替弱小民族主张一些公道正义，为我并非联盟会员中的可怜国而开罪于它的老板日帝国主义吗？英日联盟，虽曾一度为华会切断，虽曾因日英两帝国主义在华权利的冲突而破裂，而自国民政府收回汉浔英国租界以来，英国外相张伯伦为维持在华势力，曾不惜悍然向华出兵。于是日本军阀已得着复活英日联盟的机会，屡屡和英帝国主义共商破坏中国革命的方策。张伯伦虽然因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尚难公然与日续盟，但他对于日帝国主义的用武力对国民革命示威却是情投意合地在含笑点头。他落得使日本负干涉中国内战的责任。自己间接享受保持在华势力的实利。法意两国自己在争巴尔干、非洲等处